3版 高郵日報
副刊
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乙巳年四月十九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增强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周同

孟城驿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于毁灭中永恒

——咀嚼汪曾祺《花瓶》的哲理况味

□ 陆忠场

1985年,65岁的汪曾祺思维活跃,创作颇丰,努力朝着“衰年变法”的目标前行。该年7月上旬,他创作了小说《故人往事》,包含《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花瓶》《如意楼和得意楼》等四题。

《花瓶》是汪曾祺“衰年变法”探索的作品之一,蕴含着较高的美学价值与哲学韵味。小说借张汉之口讲述了以下的故事:江西景德镇有一位既能制造精美瓷器,又会算命的瓷匠。有一次,他烧制出一个颜色极为美丽的窑变花瓶,出窑时他大为震撼,随后为花瓶算命。从那之后,他便留意花瓶的去向。几经辗转,花瓶到了一个喜爱古玩的收藏家手中。瓷匠打听到这家后,在一个恰当的日子上门求见,主人便将他迎进客厅。瓷匠看到花瓶摆在条案上,宾主二人交谈甚欢,主人还向他请教烧窑挂釉的技艺,并且拿出宋元时期的瓷器请他鉴赏。突然间花瓶破裂,主人惊慌失措。瓷匠却镇定自若,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接着让主人看瓶腹内用蓝釉烧制的一行字,上面写着“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揭示了花瓶早已注定的宿命。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故事,既反映出宿命观念由来已久,也启示人们要探究命运,拆解迷信,勇登科学的阶梯。

张述之情致。小说开篇,汪曾祺以自己旧作《异秉》中的张汉作为引子。张汉有着老庄般的形象与气质,面容好似伏尔泰,是个见多识广的万事通。由他口述故事,真实、生动、可信,且充满哲理意味。在张汉讲述了烟、酒、茶等内容之后,作者顺势介绍他读书广泛、驳杂,自然而然地引出张汉曾经讲过的一个令人时常回想的故事。这就为花瓶的制作、亮相和结局,营造出古朴而又迷离的氛围,让花瓶如同烟酒茶一样,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和世态人情。用自己前一篇小说中的人物、言语、知识、信息,为正在撰写的小说做铺垫,这是《花瓶》的一大创作特色。

异变之华美。人各有命,命运既受天命左右,也与个人作为相关。器物亦有运势,物运既取决于制作过程,也受流转使用的影响,在流通、使用中彰显其价值与寿命。制作精美的瓷器较为常见,而瓷器华美的窑变(异变),是在常规中孕育出的特殊状况。“有一回,他造了一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不定。这是他入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异变带有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深深蕴藏于必然性之中。异变在事物发展历程里占据着关键环节,它是对原有事物量与质的突破,有力推动着事物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与形态。透过这只光华璀璨、变幻莫测的窑变花瓶,我们清晰地看到:异变既是现有存在状态的“伤口”,同时也是新生事物的诞生通道。那些看似不变的、确定性的事物,不过是概率云在某一时段的凝结,而真正的永恒,则隐匿于充满可能的突变瞬间。像汪曾祺先生这般,以自然流畅、灵动巧妙之笔,生动描绘出诸多人世、物象的微变、异变乃至突变,这无疑展现出非凡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

瓷匠之执着。有奇匠才会诞生奇瓶,奇瓶出世定有奇匠的精妙操作。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的奇匠着实非凡,他成功制作出令人称奇的花瓶,还为其算出奇特的命运,并在花瓶内部用蓝釉烧制出奇妙的文字:“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算完命、烧好字之后,瓷匠的心仿佛也被这独特的艺术创作深铸其中。花瓶入市,他的心也跟着花瓶沉浮,设法追踪宝器的下落,直至亲见花瓶毁损于眼前。从精心制作,到流入市场,再到执着追踪,直至最终验证预言,这份执着、淡定与从容,着实令人赞叹不已。异变的花瓶看似遭受了毁损,但其故事与哲理,通过张汉之口、汪曾祺之笔,以及这篇宛如哲学随笔般的小说得以流芳。

毁损之绝响。好的美的东西毁了,总让人心痛。花瓶的毁损,有期有待,有愁有惊,有疑有思,但很少哀痛,仿佛这毁损的过程也是美的。“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地,怎么会破了呢?’瓷器工人不慌不忙,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这清脆的“当啷一声”,宛如空灵的音符,宣告着花瓶既定命运的圆满终结,好似生命完成了一场独特的轮回。它精准验证了瓷匠算命的准确性,展现出一种超越常人认知的神秘力量。花瓶的毁灭不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一种融入了命运感与艺术感的独特呈现,让读者感受到毁灭过程中所蕴含的别样美感,这种美感并非来自于视觉上的赏心悦目,而是源于对命运无常与人生哲理的深度体悟。

迷信之哲思。汪曾祺曾经再三强调思想、思索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他说:“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思索是很重要的。……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我以为这是对的。理解不会一次完成,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思索。”可以看出,《花瓶》是作者反复多次地思索(包括哲理思索)的结晶。“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类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这种宿命观,给《花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花瓶几经流转,最终如预言般破碎,充满戏剧性与无奈。读者沉浸其中,不禁思考命运为何如此难以捉摸:是偶然主宰,还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与命运的关系。它警醒人们,不能因命运垂青就躺平、消极度日,放弃对生活的追求;更不能因命运不公就自怨自艾、放弃奋斗,被生活的洪流裹挟。命运虽有未知神秘之处,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改变现状、创造价值的关键。

迷信如棱镜,折射出人类面对未知的认知焦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及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复杂精神状态。批判迷信不能仅停留在“破除”,而要洞察其背后的需求。尼采说,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可无所追求。由此可见,迷信既是人性局限,也是潜藏创造力的暗面。哲学与小说都应在明晰与包容间寻求平衡,既警惕迷信的蒙昧,又承认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矛盾。物质不灭定律显示,物质总量恒定,仅形态转换。从生命视角看,冰川消融成海、瓷片入土生苔,万物在形态流转中呈现永恒。《花瓶》里的花瓶,完整时尽显魅力,破碎后元素仍存。汪曾祺构建的艺术“花瓶”,在读者精神世界里获得了永生,实现了永恒。面对这种永生和永恒,我们应心怀敬畏,与自然、宇宙和谐共处,顺应科学规律,完善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全面提升文化、精神等境界。

踏实的碎步

□ 黄士民

拿到卞荣中的新书《碎步集》,书名让我想到荀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碎步与跬步均是小步,与大步阔步相比,跨度不大,步伐不疾,但每一步都很踏实,日积月累,日新月异,步步为营,抵达目标。

卞荣中的《碎步集》是其文学创作的结晶,也是人生足迹的回望,一串串碎步留下坚实的脚印,念想与梦想、情感与情怀贯穿其间。《碎步集》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对亲人朋友的真情,对寻常日子的深情。

有态度。在《父亲,我们很好》中,作者写小时候在中药房偷食红枣,顺便拿几枚铜钱把玩。后来被父亲告诫:不是自己家里的东西,一个铜子儿都不能沾。作者称自己害怕极了,没见过父亲如此疾言厉色。这种怕,变成了作者后来的坚守。几十来个字,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端正家风自然显现。这样着墨不多但描述精到的文字,在卞荣中的《碎步集》中随处可见,语言的精炼和生活的提炼,体现作者的扎实笔力和叙事能力。作者在文中写到母亲的一句话看似平常,其实深刻:“母亲是快乐的。母亲的快乐也成了我们最大的快乐。”而在《母亲的叮咛》中,母亲时不时在他面前念叨:“老四啊,不要瞎来哟。”这句朴实而有分量的话,既是长辈的叮咛,更是做人的底线,经历过,体会过,自然共情共鸣。

有温度。作者在《亲爱的高邮湖》写到窝积和芦席,展现浓烈的地域色彩。这些湖边盛产的作物,是当时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囤稻贮麦少不了窝积,砌房造屋离不开芦席。作者诚恳地写道:“我们兄弟四人也因为有卖芦苇制品的收入,全部完成了高中学业。”这为后来对高邮湖感恩情感的由衷抒发做了结实的铺垫,所以文末的“当然我更清楚,它曾经拯救的岂止我们一家,并且直到现在,它一刻也没停止过给予”撼动人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母亲湖肃然起敬,激发“教我如何不爱她”的情感。这篇文章很自然地让我想起艾青《我爱这土地》中的诗句,品读当中,眼角湿漉漉的。同样,《土地的味道》中“我到处张罗着合适的地方:不一定是故乡,只要能闻到土地的味道就行”,则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的一往情深,这种渴望被土地味道包围的乡恋与乡愁,真实而可爱。

有厚度。《碎步集》4章72篇散文,有浓浓烟火气,殷殷人间情,许多过往岁月和生活场景,在作者的深情叙事中,生动而有趣,亲切、温馨、厚重。卞荣中以他特有的风趣,把留存在青涩岁月当中的那些美好,讲述得栩栩如生。《自行车往事》中提及“掏螃蟹”,这是当年所有学骑自行车的孩子都有过的骑车姿势和动作。“掏螃蟹”是因为个头矮,坐在自行车垫上够不着脚踏而采取的骑行动作。“双手扶把,左脚踩在左脚踏上,右脚从大杠下边伸过去,踩在右脚踏上,通过双脚的半轮蹲踩,驱动自行车往前。”没有亲自实践,没有亲身体验,写不出动作的“规范”,尤其“蹲踩”二字,活了、绝了,让人更加坚信创作源于生活的大道理,闭门造车造不出“蹲踩”类的精彩。

有广度。《相邻而居》中“这条小巷更多地被笑声、招呼声、问候声、谈论声、逗孩子的快乐声挤得满满的”,寥寥几笔,一幅寻常百姓和美生活的生动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传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一个“挤”字把幸福感塞得很充实。而“邻居,或许可以以空间的概念定义,但做个好邻居,想必是生活上可以互相帮助、感情上可以互相慰藉、困难时可以互相伸手的一群人”,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作者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哲学意味的感悟,让人体会到人间况味。《异乡人》中作者对“新高邮人”的热心相助和友情支持,让东北人小毕真切体会千年古城高邮淳朴的民风,在更广义的空间里感受这座城市的人文温度。文章结尾小毕因家事离开高邮,上车的一刹那,回头对作者说“哥,再见”,直接表达了小毕对作者及其家人的感念之情,他乡即故乡的情感呼之欲出。“这个远离她家乡的小城市是不会从她的生命中抹去印象的。而对我和我太太来说,这位曾经的异乡人也会是我们永远的挂念。”作者的友善、友情、友爱融汇在字里行间,情绪价值得以升华。

《碎步集》中不乏这些令人称道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文字功力、叙事能力、行文活力,有法、有趣、有情,技巧运用自然,文字干净老道,文风朴实无华。

情于深处言却浅

——读卞荣中《碎步集》

□ 濮颖

《碎步集》的书名真好,仿佛是为卞荣中量身定制的,那么的妥贴、得体,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低调谦和。卞荣中从碎步一点点走到今天,是他的信念与信仰,更是他内心深处那份深情的喷薄而出。这份情,结出了丰硕甜美的果实,《碎步集》只是其中之一。

《碎步集》的《序言》,姜俐敏老师用“表情”“深情”“豪情”,阐述了自己对这部文集的理解与厚爱。我也从中深深地体会到了“情之所至,流于笔端”的流畅与温暖。记得那个下午,我在书房打开《碎步集》,连续读了前三篇——《父亲,我们很好》《母亲的叮咛》《岳父是父》,眼睛有些湿润。看得出来,作者行文时是克制的,在这沉浸式的自语中,道出了其精神家园的滋养源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原生家庭的温暖,长辈的托举,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基石,是健康人格形成的前提。

卞荣中先生作为一名个体,是幸运的、幸福的。《碎步集》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每一个地方,都是他的精神栖憩地,都超越了原本化的地理标志。没有他们,就没有从碎步到千里的超越。

创作离不开生活。《碎步集》就是一本生活札记,但是它超越了生活的本质,具有了“对象化”的特点。作者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生活,将所有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把握。创作源于生活,同时也作用于生活。在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从内容出发去选择最恰当的形式,以加强美和艺术的表现力。

《碎步集》编成四章,每一篇都可看作是作者一段时期的自我表达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感悟。《乡人旧事》中的人物平凡而鲜活,是人间烟火中底层民众对生活的态度、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人性中最柔软又坚韧的存在,是微苦生活中的微甜,更是照进人世间的一束光。“大先生”与“何姨娘”是底层民众的代表,也是作者本我的写照。《人生一甲子》,我觉得既是整个文集的起转,也是卞荣中先生人生的起转。诚如文末所言,人的一生有几个甲子的轮回呢。就情感而言,读者已从无声处领悟了“情于深处言却浅”的意境。

慈悲、善良、包容是卞荣中的为人,他更是一个有情人,对生活、对生命、对这个充满了无限不确定的人世间怀着感激和感恩。所有的文字都是因情而起,所有的事情皆是为情而生。我想,这就是生活给予卞荣中先生的意义,也是他创作这本散文集的初衷。

《碎步集》里的真性情

□ 张爱芳

如果说饱满的情感是好文章流淌的血液,那么《碎步集》中“家人闲坐”的亲情、“军旅于此”的军旅情、“乡人旧事”的乡情、“动而思静”的美学孤独情,就是这本书中汩汩流淌的血液。

无论是作为生活中的平凡人,还是部队熔炉中的军人,卞荣中人生的每一粒扣子都扣得紧紧的。因为父亲给他缔造的家风中有一个平白朴实的词——“干净做人”。父亲的教导就像一把坚挺的大伞,将他人生中的污风秽雨全部遮挡在外。还因为母亲的叮咛中有一句最直白的话:“老四啊,不要瞎来哟。”母亲的叮咛如阳光、如雨露、如干净的空气,伴随着他的一生。

部队生活是有趣的、充满活力的。《裸泳》一文,“我”虽然穿上了庄严的军装,却也禁锢不了一颗有趣的童心。这童心在阔大的水库前溢出了,竟不怕挨训,斗胆附在科长耳边提了个非理性的要求。这科长竟也是有趣之人,欣然颔首同意。于是,那完全融于大自然中的身体只苍穹可视,青山可见,绿水拥抱。那是一份天性之趣,自然之趣,军营之趣。《打赌》一文中的新兵瓜蛋子掩饰不住高超的单杠技能,居然向班长挑衅。班长虽然输了,却没有恼怒,而是真心夸赞一句:“新兵蛋子,行啊你!”并且到了晚上,真的塞给新兵蛋子一包烟(赌资)。这一幕幕有趣的场景像一幅幅电影画面,定格在作者的军队生活记忆中。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家乡人。”何姨娘并不是“我”的亲姨娘,她只是母亲的好姐妹。她善良,得知母亲没有奶水,不顾腿疾主动跑到我家抱起我就喂奶。《周大先生》中凭着一副挂轴吃遍几百户人家的周大先生,则折射出农人的宽容大度。在那个物资匮乏甚至被饥饿包围着的年代,人们不计较他出不出人情,也不在乎他光棍的身份,而是和善地喊一声“大先生你坐这边来”。凡此种种,都折射出了乡里农人质朴友善的乡里乡情。

作者人生一甲子后,多了对岁月的深沉思考、对生活的仔细打量,多了与生活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把门打开》文题中似乎隐藏着一个饱含怒火的感叹号,但回程途中“我”的心情却渐渐平静,甚至为门里的同志着想,他们一定是有着特殊原因才会闭门谢客。这样平静以后,“我”倒不是原谅而是理解他们了,直至文末,“把门打开”转变为“把门打开吧”。《不会跳舞》中,“我”面对“她”的拉扯岿然不动,任其自然而退。后来觉得这样不好,伤了人家自尊,因此,学了几首流行歌曲以抵不会跳舞之尴尬。

读其文,识其人,卞荣中定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男子汉。